

荷兰小说名家系列

玛丽亚·德茂特 著 陈黎 译
Maria Dermout

万物有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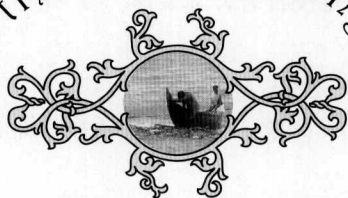
De
tiendatzend
dingen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荷兰小说名家系列

De tienduizend dingen



万物有灵



玛丽亚·德茂特 著 陈黎译

Maria Dermout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Copyright © 1955 by the Estate of Maria Dermoût, Amsterdam,
Em. Querido's Uitgeverij B. V.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8—0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有灵 / (荷) 德茂特著; 陈黎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4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5571-1

I. 万… II. ①德…②陈… III.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501 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颜展敏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001 / 第一章 岛

017 / 第二章 内海湾

019 / 小花园

061 / 希皮斯

091 / 第三章 外海湾

093 / 专员

103 / 康斯坦斯和水手

124 / 教授

159 / 第四章 岛

第一章 岛

摩鹿加的一个岛上有几处花园，是香料种植和“香料公园”那段黄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处而已。从来也没有过很多，而且在这个岛上很久以来都没有人叫它们“公园”了，取而代之的称呼是“花园”。

现在也和以往一样，花园沿着内海湾和外海湾延伸——香料树团簇丛生，物以类聚，丁香和丁香抱团，肉豆蔻和肉豆蔻纠缠；中间夹杂着几株高大的庭荫树，通常是橄榄树，而在海滨上则长着椰子树和梧桐树，可以遮风蔽雨。

看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子耸立；它们在一次地震中坍塌了，被清除走了。旧房屋的残片随处可见：一个耳房，只剩下孤零零的一面墙，后来有人沿着墙造了几间寒酸的小屋子。

一切的荣耀之后，还有什么存留？

然而，似乎仍有什么在这些穿越悠远岁月的花园上空徘徊。

徘徊在小树之间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上——天气很温暖时，总是散发出强烈的香料的气息……

徘徊在一间寂静的破败的屋子里，屋子镶着地道的荷兰框格窗以及很深的窗台……

徘徊在梧桐树下的海滩上，小小的浪花涌了过来：三波浪花，后浪推着前浪——推着前浪——推着前浪……

它会是什么呢？

一个人和一件事的记忆可以在一个地方保存下来，几乎触手可及——也许真有一人，留了下来，而他知道它是什么，有时他也会思索关于它的事。可是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哪里也找不到立足之处，什么都不确定——最多不过是一个问号？一个也许？

就在这里，是不是曾经有过两个恋人深情相拥、窃窃私语——无休无止——又或者他们曾站在幼小的肉豆蔻树中间松开彼此的手，说——再见？

是不是曾有一个小姑娘坐在窗台上玩她的洋娃娃？

那站在海滨凝望三波小浪花的人又会是誰？凝望着海湾？在看

着什么？

作为回答的沉默，这听天由命的又带着期待的沉默；过去以及并没有过去的。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两个花园曾有幽灵出没。

离城不远的外海湾一个小花园里，一个溺水而亡的男人在行走；那也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事。内海湾的另一个花园里有三个小女孩，她们来自久远的年代。

那儿的房子早已不在了：就连在地震和火灾之后还挺立了很久的地基和墙垣最终也被清理干净了。不过，海滩附近的树下有一处客房残留了下来：建在一个敞开式侧厅上的四个大房间。

有人居住在里面：花园的女主人自己一个人。

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冯·某某夫人（这是她丈夫的名字；她丈夫出身于一个东普鲁士贵族家庭）——她则是荷兰古老的香料种植族脉的最后一员。

花园在这个家庭的手中延绵了五代；在她之后，她的儿子将是第六代；在她儿子之后，她儿子的孩子们将是第七代——然而不尽如人意。她的儿子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如今的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她没有别的孩子，也没有别的亲人——她是最后一个。

根据岛上的风俗，在这个岛上人们很难记住拗口的名字，因此每个人都有个绰号，她被叫做“内海湾的夫人”，也叫做“小花园的夫人”，因为她家花园的名字便是“小花园”。

“小花园”——叫是这么叫；它其实是岛上最大的花园之一，它的后面一直延伸到险峻的山脉脚下，前面被内海湾包围，左右都被河流所环绕。

左边的河流淌过的土地低而平坦，褐色的河水缓缓地在树林间流淌，一点也不深，总是能涉水而过。河对岸村子里的人们却更喜欢坐着小筏子划着竹竿渡河。

右边的小山向下延展到海滩；一条野性的小河撞击着岩石，水花四溅，它穿过山谷，流入内海湾。

山谷里家禽都是圈养的，鸡与鸭；奶牛也都有牛棚——身边有取之不尽的净水来清洗牲口棚，它们离正房有一段距离。

在这个客房后面九十度角的地方有整整一排群房——屋顶很低，厚厚的石墙。在它的一侧有一个木制的钟楼，管理奴隶的大钟还悬挂于此；现在它挂在那里，为每一只帆船迎来送往——欢迎……再见——假如正巧有人在旁边。它经常被人遗忘。

在它的后面，仍是小树林，一个有着许多小径和森林空地的可爱的小树林，特别是在离房子很近的地方。万物都在那里生长，杂乱无章，有用的，没用的——香料树、果树、结满果实的橄榄树、棕榈树：能产糖汁的糖棕，潮湿的地方长着西米棕榈树，很多的椰子树。也有一些开花的树和稀有的树种，或者仅仅是观赏性的树。

一条笔直的小道——丛林深处的死胡同——高高的冷杉长针低垂，针叶又直又滑如同食火鸡的羽毛一般，随着内海湾吹来的每一缕轻风而摆动——沙沙作响，它们就像站在那里交头接耳一样。人们把它们叫做会唱歌的树。

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树林；它的上游流经一个中空的树干，抵达岩石围起的水库，旁边立着狮头雕像作为标志，狮头的鬃毛绿绿的，长了青苔。张开的大嘴喷出几股交织在一起的弧形水流，射向下面人工挖的石槽：这是一个又大又浅的水池，边上砌了宽宽的砖石，可以坐在上面。

所有的一切都在阴凉处：水池、有雕像标志的水库、树干、地面，所有的都是潮湿的，厚厚地盖着青苔，或者打上了黑色和暗绿的斑点——只有清澈的水面和透明的涟漪才能把光捉住。

这是古老的洗浴之所，水面浅浅的，适合孩子们，可是几乎再也用不上了——孩子们在哪儿呢？树林里飞来的鸟儿现在来这里饮水了。

胖胖的灰林鸽，只有脖子上的羽毛是若有若现的绿色——这些

爱啄坚果的家伙——它们在那儿久而又小心地饮着水，发出咯咯的叫声，然后是满足的咕咕声。几只华丽的绿色的长尾小鸚鵡挤坐在水池边；与其说它们对水兴趣盎然，不如说它们对彼此的形象更痴迷。有时候会飞起一串鲜艳的色彩——祖母绿、猩红、明黄、天蓝、绿和红混在一起——整整一群天堂鸟或沙雀，或者一些不知名的鸟儿，钩状的黄喙如同小鸚鵡，它们拍打着翅膀，猛烈地啄着对方，在水里沐浴和饮水，溅起阵阵水花，发出恼人的吵闹声——然而只是短暂的一刻——随后它们就飞走了，林间的洗浴池又重归死寂。

偶尔地，有几只蜂鸟划过一道彩色的弧线，向下俯冲，打破了这般寂静，蜂鸟划过水面，又凌空而起，轻如羽毛——它们哪怕一秒钟也不会停留。

在树林的边上，在树下，三个孩子的坟墓紧挨在一起，淹没在高高的草丛中；墓碑已经残破了，碑文模糊不清。小孩的名字分别是埃尔丝伯特、凯蒂和玛瑞吉；尽管所有的旧资料都在那次大地震和火灾中毁灭了，“小花园”的夫人却知道她们，因为她们是她的曾曾祖父的女儿们。

有时候，她们三个就坐在林中的水池边——嘘！

小道在经过这三个坟墓时陡然地折向上，向山坡爬去，山岭上没有什么大树，一片开阔，阳光灿烂，密密麻麻覆盖着厚厚的散发着药味的黄草，也长满了蔷薇丛。越过那边的树冠、屋顶和外屋，她能够看见内海湾——就像一个蓝色的圆湖，点缀着淡绿色（浅水处）和深绿色的（深水处）的脱色剂，被海浪的白色背脊和海水极尽奢侈的无边绿色所环绕。

山的后面，又是树林了——丛林——从远处看更像是深蓝色和紫色，而不是绿色；接着又是野山了。

山顶上，风总是吹个不停。

在山里，“小花园”夫人的奶牛有人照看，小鹿也有人喂草。

有时候这三个小女孩在午后的阳光下玩耍，假如四周无人的

话——“到处又都是玫瑰花瓣啦！”放牛郎嚷道。“小花园”的夫人回答说：“哦，别去管它。”

而有时候呢，她们紧挨着蹲在海滩上，就在远离房子的梧桐树下，她们在研究沙滩上究竟冲上来了哪些贝壳，当然这种情境不算常见。她们在沙子里挖洞（后来能清楚地看到留下的痕迹）。那些贝壳真的自己藏起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三个女孩，守望着她们。他们不想吓跑她们，只要他们眼睛望向别处，假装没有看见她们，女孩们便会恬静地接着玩耍——人们这样说。“小花园”的夫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三个女孩，她为此感到悲伤。

一定要见过吗？从她记事起，她就听说过她们；她们属于这里，摩鹿加岛上她的花园里有她们固定的位置，她们在她的生命中也同样如此。

“小花园”的夫人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岛就像是摊在她的眼前，仿佛画在地图上一样——就差角落上画的一只罗盘了。

这个岛屿多山——沿着海滨的几处平坦的海滩上也撒满了形状奇异的石子。到处都是树，甚至水里也是这样；在海湾上，在铺满了浅紫色凤眼兰的湿地旁边，长着一排排小小的微微闪光的水椰子，还有阴森的红树林，光秃的树干饱经沧桑。有时候树枝上能够看见水蛇，树下能够看见凸面的白贝壳，就像陶瓷做的水果。

到处都是清洁的水——新鲜的活水——河流、水井、小溪、岩石间流下的小瀑布。

山岭里开辟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大道、小路、小径和阶梯，它们通向大大小小的村子——基督教徒的村子和回教徒的村子；信神秘数字九和五的古老村落（九和五是水火不相容）。山里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个花园，一个废弃的小碉堡，一个雕刻有十七世纪荷兰盾形纹章的小小的旧教堂，高高的尖塔边上一座彩绘俗丽的木制

清真寺，荒芜的坟地上一座巨大的雕刻了铭文的墓碑——“被纪念，直到永远”——永远是这么地长！还有外海湾的一个大镇子。

她对这个岛了如指掌：上到最陡峭的山峰，下到最幽深的丛林；她坐着帆船游遍了所有的海岸。她知道哪里能找到一棵你从未见过的树或植物，她知道哪里有奇异的花朵开放。她经常在帆船边弯下身子，透过一根中空的竹子去观察外海湾的海上花园——冻结在珊瑚里的梦幻之景，它安静得不可思议，只有几条色彩艳丽的小鱼儿快如闪电地游动，还有细小的褐色海马垂直地立在水中，真诚地互相凝望。海水中有的区域除了珍贵的红珊瑚之外，就别无它物了，看上去像是碧波下一片红叶三叶草的田野。

她曾经站在树林里，它就在“小花园”后面的崇山峻岭里，这里的小喷泉与大海相连——不然为何它喷出的水流是那么的苦涩？就在那儿，大旱时节，求雨的祷告不绝于耳，祭品也被献上——可这一切都是被禁止的秘密，无人可以知晓。

还有那些人！

岛上的人，“小花园”的夫人并不全都认识——当然不可能——不过她确实认识不少：一个有着葡萄牙名字的古老的头领家族，诸如此类……；一个伊斯兰教士，他了解一切关于“圣战”和“信仰的勇士”的故事（岛上常年战事不断，他本人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斗士）；基督教的牧师，他们中有一些是伟大的布道师；一个诗人歌手，一个领舞的人，一个聪明的女人——一位阿拉伯女巫——她懂得治病，也能让人生病，她会下符咒，驱鬼神。

在这个镇上，荷兰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只有很少的人留了下来；有些人埋葬在这里，长眠于此。

摩鹿加岛上的旅行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一下船就——迫切地，迫切地，迫切地——想要买贝壳、珊瑚、那里没有的珍珠、蝴蝶、旧瓷器、兰花、鸟；最终他们满足地得到了一小筐肉豆蔻的树枝，它的花和叶子是由长尾鸚鵡的羽毛制成的——可怜的家伙——他们又回到了船上，靠着栏杆，忘了挥手告别。奇怪的人！

处处都有奇怪的人，岛上也是。他们给她看海边一个空弃的小屋，不久以前这里住过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其实他们是一条大鲨鱼和小鲨鱼；这两个家伙从来不笑，因为怕人看见他们尖尖的牙齿。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去了哪里呢？他们肯定一起游回了海里。

假如她再耐心一点也许就能看见那个老妇人了，她是“天花”的母亲。她和孩子们住的屋子总是用荆棘枝挡住前门，不让她出来；她远远的就不会带来多少伤害。近些年来，人们已经很少看见她了。

然而这位夫人经常遇见一个绰号叫“蓝发男”的男人。他只不过是“小花园”隔壁村子一名淳朴的渔夫，他定期用靛青把自己灰白的卷发染成纯蓝色。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的独子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当兵，一个英雄！这些村子里的年轻人在月光下歌唱他；给他的战斗、他攻陷的堡垒、他的胜利和伤口命名——而这样的英雄怎么能有一个牙齿掉光头发斑白的父亲呢？不可能！

有时候“小花园”的夫人聆听小岛：海湾飒飒声的变化，内海湾和外海湾不同，远处的公海更是不同。这里是陆地上的风在叹息，那里是海风在吟唱，而怒吼的暴风叫做“巴拉达加”。

鼓声响起来了，给帆船的桨手打起了节奏；一串串空的贻贝壳拴在桅杆或是船头，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引诱来喜欢和它们玩耍的风儿；还有帆船从一翼荡到另一翼发出的短而重的回声。

那些乐师记得所有歌和舞的旋律；他们仍然使用色拉姆的小铜铙钹，色拉姆——“彼岸的土地”；他们用里面金光闪闪的梭尾螺吹奏；还有一次她长途跋涉去听人唱“垂死鱼之歌”，就因为只有一个男人会唱它。

那些耳熟能详的声音：大人、孩子和动物的声音；音乐，从河对岸的村子和花园传来的日常生活之歌。

有人在月光下唱情歌：“夜晚太长，亲爱的，而路又太远”——其他的人随之拍着手——一只单管笛子，缠绵悱恻。

一首摇篮曲，或是故事歌谣，野性的阿尔弗雷雷人的战歌，他们是色拉姆的猎头者。有时候，屈指可数地，响起送别刚刚去世的人的异教的哀歌（小心，别让学校的老师听见）。这首哀歌叫做“一百件事”——提醒那个去世的人这一百件事，问他一百件事，告诉他一百件事。

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人：这个女孩子，这个那个女人，那个小孩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孙儿孙女，一个朋友，一个战友；不仅是他的财产：你的美丽的房子，你藏在阁楼里的瓷盘，快帆船，你的尖刀，年代久远的镶饰的小盾牌，你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上的两只银戒指，家养的鸽子；还有：听，风是怎么吹的！——白花花的波浪是如何从公海奔腾而来的——鱼儿跳出水面，互相嬉戏——看看贝壳是如何在沙滩上闪光的——记住海底的珊瑚花园，记住它们有怎样的颜色——还有海湾！——海湾！——请永远不要忘记海湾！他们又说：噢某某的灵魂啊，然后以拖得长长的忧伤的“咿——”、“咿——”作结尾。声音在海上飘荡。

她也和别人一起倾听从海湾对面传来的锤打声，海湾对面曾是葡萄牙人的码头（漂亮的西班牙大帆船以及所有的木制品都在那里做了防水，偶尔也会立起一个绞刑架）——如今却只剩下树了；木锤击打木梁的声音从水面上清晰地传了过来——那会是一只小鸟吗？

每当帆船驶近或是离开时，“小花园”里管理奴隶的旧钟都会敲响——假如有人在那里。

这便是许许多多的事物，但并不是全部，也并不充分。还有想象中的事物，舞蹈、歌曲和故事中的人物；发明——就是这些了——她怎么可能一一地说出它们？

单说内海湾：

就在它的岬角处，海湾变得最窄最深，避开潮汐的吸力，时常有一个水手在峭壁上行走，他是一个年轻的葡萄牙人，淹死在那里；

他想要回家，他听见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叫马丁。

或者还有玛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村子头领的年轻女儿。她在有月光的夜晚想要骑着小马渡河——去和她的情人约会，一个没有帆船的贫穷渔夫。她的父亲命令把村里所有的帆船高高地绑在岸上。她总能渡过河去——她从来也没有渡过河去……

峭壁下面岩石中有一个山洞，一只八爪章鱼在等候，它可不是海湾里众多的小章鱼中的一只，它是章鱼中的巨无霸——统治者——八条扭曲攫取的爪子布满了吸盘，它瞪着两只鼓出的小黑眼球。它将一切尽收眼底，因为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中的事物它全都能看见；没有人能看见这只章鱼。每一个渔夫，每一个桨手都知道它，每一个舵手经过岬角时都格外小心。

更远的那边是一片很大的紫色湿地，一块地峡处经常传来拖着帆船的纤夫的号子声。

再往前去就是紧邻“小花园”的村子。村里住着那个“蓝发男”和“贝壳舞”的领舞女人。“小花园”的夫人有幸见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严格地说，这是被禁止的。如今不管是在河对岸的村子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再也没有人跳这种舞了。

村子的隔壁，也就是“小花园”里，那三个小女孩在同一天死去——是因为那场大地震和火灾吗？不！不是因为那场大地震和火灾。

还有那个珊瑚女。

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那个珊瑚女；事实上人们可以在拉姆弗斯先生的著作中了解有关她的一切：越过花园便是爪哇人的一个小村落，人口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大家庭。他们坐着帆船第一次在这里停泊时，一个年轻女人俯下身盯着水底，她在看深水里的珊瑚株——也许她在寻找那棵树，那棵海椰子，当然也是珊瑚树。

她身子弯得太厉害了，一头栽进了水里，再也没有浮上来——一直到许久之后，采珊瑚的渔夫发现了一大块女人身体状的珊瑚。就是她，这个爪哇女人！毫无疑问。她的头嵌在珊瑚里，他们松开

她时她呻吟了——采珊瑚的渔夫说。

从那以后她就年复一年地站立在拉姆弗斯先生的花园里，他花了五个荷兰银币将她买下。他在珊瑚的小洞里塞进腐叶土壤，还有爬山虎的种子，春暖花开时珊瑚女就有了一身漂亮的花衣，遮住了她的裸体。

夜晚时分万籁俱寂，星光下昏暗而轻柔，他有没有向她走过去，有没有用他几乎全盲的眼睛凝视她，有没有问她——有没有？

因为拉姆弗斯先生也相信有海椰子：这儿那儿冲上岸的椰子肯定长在某处的树上，不是吗？它们与一般的椰子大相径庭，几乎是两倍大，不是圆的，而是椭圆形的；被海浪打磨得很光滑，浑身乌黑，硬得像石头。

不论是在这个岛，还是在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小岛，就算是在更远处的大岛，或是在任何一个大陆，都没有一棵椰子树能结出这样的椰子。他写下了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有人说这种椰子树显然不是长在地上，而是长在海里，长在大海中心的“肚脐窝”里——他不相信。很可能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在深水区，他猜想，在海湾，比如说，一个像内海湾这样的海湾。

这种椰子树应该长着黑色的树干和黑色的树枝（小珊瑚株就是这样）；像普通椰子那样长着丝带形状的黑叶子？他不太肯定——事实上，在水下黑色并不总是黑的，有时候介于深紫和紫之间，有时候是淡紫的。椰子树上还有两个朋友“蟹”和“鸟”；采珊瑚的渔夫看见过它们，可他们从来都无法靠近它们。

拉姆弗斯先生有没有问过珊瑚女她是否——也许——当她在水下时——？

他朝思暮想希望能看见海椰子——黑色的，或者深紫色的，或者像玫瑰那么红的（有“蟹”和“鸟”的陪伴）——在他全瞎以前只要看见一次就好；他很快就要全瞎了。

这个珊瑚女说了什么？她紧闭的珊瑚嘴唇说了什么？

“小花园”的夫人对她喜爱至极，因为她对拉姆弗斯先生喜爱至

极。他的两本著作一直收藏在“小花园”的房子里：她和她的祖母一起在多卷本的《草药经》里查找植物和草药，在他的《奇珍录》里查阅“贝壳、触角、蜗牛、水母和诸如此类的小动物”的名字。

她自己也是属于这个岛的——属于这里，在内海湾她的花园里，在客房前面，在梧桐树下，她的脚下涌过小小的浪花。

大家都知道她的模样：矮小佝偻的身体，身穿纱笼和简朴的白色棉布上衣，带有极其细窄的花边，或者根本没有花边，没有美丽的扣花，就用别针扣在一起；光脚穿着笨重的皮凉鞋，满脸雀斑，从不戴帽子，露出一头有弹性的灰发。

他们见过她或者听说过她。这个岛上总有人谈论她，有时候是窃窃私语——就像以前谈论她的祖母、她祖母的祖母一样（对于这个家族里的男性，人们没有什么可公开或私下议论的）。

他们没有说她的坏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喜欢她。至少现在喜欢她，过去不是这样；她是一个特别爱发号施令的女人，总是想知道每件事的每个细节，但是有人需要帮助或同情时，她随时会挺身而出。

她的生活历经磨难：给了她一切的祖母死了；她的父母——他们两个从来没有照顾过她；她没有兄弟姐妹；她的丈夫——没有人知道这位丈夫真实的故事：“一个壮汉。”他们说。但是没有人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来过岛上，估计很多年以前他就死了；不久以前她的儿子也死了，她的独子。

所以她孑然一身。

在一件事上她非常过分。

一年中的一天、一个夜晚，她儿子去世的那天，她想要独自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她太走极端了，她甚至赶走了所有的